

《紅樓夢》丫頭群體情慾敘事

張靜涵

摘要

在《紅樓夢》對近 90 個有名有姓的丫頭敘述中，提及情慾的表露的丫頭有 18 人。本文先從理論角度對這些小角色的重要性進行肯定，然後相互對比這些丫頭們情慾表露的敘述，最後把整部小說放在明中期至清的這一段情慾文化盛行的大背景中，分析出《紅樓夢》中丫頭們作為女性，她們情慾的主體性是如何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表現的，以及《紅樓夢》在追求人的本慾思潮影響下，情慾描寫的必然性。

關鍵詞

《紅樓夢》 丫頭 小角色 明清情慾思潮

一、前言

所有可以用「偉大」一詞來形容的小說，其對人物的描寫無一不細緻入微，無論是主人公抑或細小角色，每一筆都值得琢磨，《紅樓夢》毋庸置疑便是這樣一部作品。其中有名有姓的角色就有四百多人，而其所涉及的丫頭¹就有近 90 人，佔所有角色數量近四分之一，可以說是一個可以分類研究的極為重要的邊緣性群體。而無論何種主題，歷來研究，大多是圍繞着主要人物進行的，對《紅樓夢》的邊緣性群體——丫頭，多是集中在那些「有頭有臉」的丫頭身上，且多為性格分析，並未涉及這個邊緣群體的人性訴求——情與慾。「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²食慾和性慾是人最基本的慾望，這是聲張道德禮儀的《禮記》都毋庸置疑的。飲食以為生存，男女以為繁衍，此二事是人類種族

¹ 本文所指的丫頭是包含年輕媳婦在內的所有非寧榮二府主子的年輕女孩兒。

² 《禮記·禮運》，黃侃校點：《黃侃手批白文十三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 82。

立足自然的最基本條件。丫頭雖為作品中較為邊緣的角色，但在《紅樓夢》這部經典小說中，她們的人之本慾也不應被忽視。

本文旨在，先肯定所有丫頭作為小角色的價值，再羅列前 80 回中³所有涉及情慾敘事的丫頭，通過敘事手法和有無實質性性關係兩種分類方法將她們歸類對比，綜合體現丫頭群體情慾的自主性萌芽，最後將整部小說置於明代中葉以降至清代這一段情慾文化盛行的背景中，分析《紅樓夢》中情慾描寫的必然性。

二、「衛星」角色填補空白

每一位塑造出來的人物無論大小都有其價值。小說是靠所有的參與者，也就是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角色參與，共同建構故事。每一個角色都不是可有可無的，法國敘事學家巴爾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提出了「核心」（Kernel）事件與「衛星」（Satellites）事件的說法，重要的事件叫「核心」事件，意義小一些的叫「衛星」事件。⁴雖然巴爾特強調「核心」事件的重要性是極其自然的，但不是說「衛星」事件無足輕重。誠如羅剛所說：小說敘述的背後，「還有另外一種動機，審美動機，從審美價值來看，許多『衛星』事件都要大大超過『核心』」。⁵事實上，羅蘭·巴爾特並未強調定中短語中的中心語「事件」一詞，而是更關注它前面的定語「衛星」一詞，並且認為這些星星點點非核心的東西，反而是審美地看待作品的一筆財富。

我們可以將羅蘭·巴爾特定義下的「核心」與「衛星」事件進一步引申，既然在一個完整的敘事中存在「核心」事件與「衛星」事件，並且「衛星」事件是使敘事更豐滿更動人的重要條件，那麼我們也可以由此出發，從這一角度不是對事件而是對人物進行分類，因為一個完整敘事中，存在「核心」人物與「衛星」人物，且「衛星」人物同樣是幫助整個敘事更飽滿靈動的重要組成部分。⁶

《紅樓夢》的丫頭群體就是我們一般認為的非主角性質的小角色，也就是上文定義下的「衛星」角色，正是她們具體豐富了《紅樓夢》，填補了主要人物之外的空白與空洞，使作品更加搖曳生姿，使得《紅樓夢》成為一部偉大的作品。

三、紅樓丫頭情與慾

³ 本文的研究範圍僅為《紅樓夢》前 80 回，因現今通行本後 40 回為高鶚續書，學界一般認為有諸多偏頗，所以不在研究範圍內。

⁴ 羅剛：《敘事學導論》（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頁 82-83。

⁵ 羅剛：《敘事學導論》，頁 86-87。

⁶ 但文本的意旨並不是說核心事件與核心人物相對應，衛星事件與衛星人物相對應，核心人物也是某些衛星事件的承擔者，衛星人物也有可能為某些核心事件承擔極為重要的轉折性任務。

《紅樓夢》中共寫有 85 個丫頭，⁷關於丫鬟的情慾前 80 回中共有 17 回、21 處和 18 個丫頭涉及於此。⁸其間敘事方式或隱晦或裸露，涉及次數較多，為了便於檢閱，列表如下：

涉及丫頭	涉及回目	情節梗概	涉及次數
嬌杏	第 1 回	嬌杏瞥見賈雨村	1
襲人	第 6 回	與寶玉巫山雲雨	2
	第 19 回	家人面前同寶玉故作親暱	
智能	第 15 回	與秦鐘言語挑逗及得趣饅頭庵	2
卍兒	第 19 回	與茗煙在美人圖房內偷情	1
多姑娘	第 21 回	與賈璉在外偷香	2
	第 77 回	調戲寶玉未果	
林紅玉	第 24 回	做春夢遭遇賈芸	1
金釧	第 40 回	閉眼口含寶玉香雪潤津丹	1
碧痕	第 31 回	與寶玉一起洗澡	1
平兒	第 39 回	螃蟹宴上被李紈摸身	2
	第 44 回	受委屈李紈處過夜避難	
妙玉	第 41 回	用自己的綠玉斗斟茶與寶玉喝	2
	第 63 回	用薛濤箋給寶玉寫詞祝壽	

⁷ 劉心武：《劉心武揭秘紅樓夢》，第 2 部（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頁 280-284。雖然《紅樓夢》中只確切記錄了又副冊兩人，副冊一人和正冊十二人之判詞，但本文研究的目的是給丫頭小姐們排位而只是需要一個總體數字，所以無論劉心武所述她們各自在哪一冊，總數仍是值得參考的。自又副冊開始算作丫頭，共 84 人，另加上正冊妙玉一人（妙玉雖出現在十二釵正冊，然終究不是府內正經主子，所以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副冊平兒（平兒雖為通房大丫頭，但並未有姨娘稱謂，所以仍就算是丫頭）、除去八副冊夏金桂（金桂雖被排在八副冊但仍是薛蟠正經正室之妻），本文討論範圍內的丫頭共 85 人。諸如秋桐之類仍舊以原本的丫頭身分計算。

⁸ 期間還有的則是丫頭們情感流露並不能上升到「慾」：例如第 30 回齡官癡化蕙與第 36 回與賈薈鬥嘴；晴雯第 63 回隨口而出的一個「他」字等等之類的情形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鮑二家的	第 44 回	與賈璉苟且惹熙鳳大鬧	1
藕官、菂官、 蕊官	第 58 回	與菂官、蕊官假戲真做	2
秋桐	第 69 回	與賈璉如膠似漆	1
司棋	第 71 回	與表弟潘又安園內野合	1
傻大姐	第 73 回	撿到綉春囊出於好奇把玩	1
寶蟾	第 80 回	與薛蟠當金桂之面前打情罵俏	1

經筆者初探，對於在情慾敘事中處於邊緣地位的丫頭，大致可用兩種方法來進行分類。一種是按照有無實質性性關係（對此關係的界定，本文本着僅從文本呈現的角度，不妥加揣測的態度）來分，另一種是按照敘事手法來分。前者可分為：處於情感曖昧期的（此項也包含沒有確切敘述而僅僅引人浮想聯翩的）和確切描寫具有實質性性關係的。後者則可分為正面描寫與側面描寫兩大類，正面描寫的又可再分為兩種：以毫無情感傾向的作者全視角來敘述的和以第一人稱敘述的；側面描寫的筆法較為分豐富，有借他人之言透露的，借他人之眼看到的，借他人之耳聽見的，或是一筆帶過的。當然，也有正面描寫與側面刻畫結合兼有的。下文將仔細探究。

（一）嬌杏

嬌杏原只是甄英蓮（也就是香菱）家的一名大丫頭，卻「偶因一着錯，便為人上人。」⁹小說對於嬌杏並無直接情慾的描寫，只因想要再三確認來人是否兩村便多看了兩眼，但就是這勾魂眼讓兩村誤以為嬌杏有意於他，再次來到姑蘇做官之時便娶了回去。雖無直接的文字描寫，但我們稍加分析便不難發現隱藏其中的本能之慾。王蒙的評論或可資參考：「回顧成了『感情投資』，但兩村能對嬌杏產生印象，一定還有情與慾的原因。」¹⁰單從嬌杏本身大膽地兩次回頭細看也不難體會到，一個隨主子養在深閨的丫頭對來自外部世界男人的本能好奇。這種好奇是一種自然的男性與女性之間的荷爾蒙吸引，但嬌杏的再三回眸卻是荷爾蒙與好奇心背後的一種自覺與主動。

⁹ （清）曹雪芹（1715-1763）、高鶚著，鐘禮平、陳龍安主編：《紅樓夢鑒賞珍藏本》（寧波：寧波出版社，2001），頁16。《紅樓夢》版本諸多，第一節中所用原文因無需精細分析，所以選擇通行本所載文字，此通行本以庚辰本為底本，且有諸家評語，方便可用。選用此版原因第3節正文仍會提及，不贅。

¹⁰ 曹雪芹、高鶚著，馮統一校注：《王蒙點評《紅樓夢》》（桂林：灑江出版社，1994），上冊，頁18。

（二）襲人

寶玉太虛幻境之後要拿襲人效仿，「襲人亦含羞笑問道：『你夢見什麼故事了？是哪裏流出來的那些臟東西？』……襲人素知賈母已將自己與了寶玉的……遂和寶玉偷試一番，幸得無人撞見。」¹¹這樣的發問其實是襲人的明知故問，歷來為評論家們所詬病，認為襲人想以肉體拿住寶玉，這顯然是以成人視角對書中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子的臆測了。襲人比寶玉大兩歲，也漸通人事，筆者認為讀者作為文學性閱讀，有「一千個襲人」無可厚非，但本文僅把這看做是一個青春期的少女內心對未知的主動性好奇。王蒙「問的嗲」¹²之評語正是筆者觀點最好的支撐，不然該不是「問的嗲」而是「問的假」了。

再有是第 19 回寶玉偷跑去襲人家，襲人在一眾姊妹和母親哥哥面前為顯出與寶玉非同一般的情誼，故意說道：「悄悄的，叫他們聽着什麼意思。」¹³王蒙又有評論：「親暱逗弄，話語並不像她素日標榜的那樣正經。」¹⁴襲人本是王夫人都稱道的賢人，是絕對合乎當時社會道德規約的，但此語既出，襲人的嬌羞小女兒情態便躍然紙上，再不是那個冷冰冰只會不論緣由規勸寶玉的固化形象了。總的說來，此二處對襲人情慾的描寫都是直接的正面敘事，雖沒有直接的行動過程描寫，但無論是已經坐實的雲雨之事時，還是故意的言語挑逗，都是這個貼身丫鬟主動表露其「慾」的呈現。

（三）智能

智能本是饅頭庵（水月寺）的尼姑，「如今大了，漸知風月，便看上了秦鐘人物風流。那秦鐘也極愛她妍媚。」¹⁵寶玉已知曉智能與秦鐘之私，一天取笑秦鐘說：「那一日在老太太屋裏，一個人沒有，你摟着她做什麼？」¹⁶還有意唆使秦鐘讓智能來倒茶，並作勢要與秦鐘搶茶喝。「智能兒抿嘴笑道：『一碗茶也來爭，難道我手裏有蜜！』」¹⁷雖為尼姑，也免不了青春萌動，只因清規戒律的束縛，未敢大膽表現其濃情蜜意，但其自然的男女之慾不免還是表現在言語的嬌嗔之上。而之後秦鐘按捺不住跑來找智能，強令智能與他尋歡，這智能雖言語上有所抗拒，但也少不得半推半就了。¹⁸此處再加上喝茶的打

¹¹ 曹雪芹、高鶚著，鐘禮平、陳龍安主編：《紅樓夢鑒賞珍藏本》，頁 70。

¹² 曹雪芹、高鶚著，馮統一校注：《王蒙點評《紅樓夢》》，上冊，頁 79。

¹³ 曹雪芹、高鶚著，鐘禮平、陳龍安主編：《紅樓夢鑒賞珍藏本》，頁 193。

¹⁴ 曹雪芹、高鶚著，馮統一校注：《王蒙點評《紅樓夢》》，上冊，頁 250。

¹⁵ 曹雪芹、高鶚著，鐘禮平、陳龍安主編：《紅樓夢鑒賞珍藏本》，頁 149。

¹⁶ 曹雪芹、高鶚著，鐘禮平、陳龍安主編：《紅樓夢鑒賞珍藏本》，頁 148。

¹⁷ 曹雪芹、高鶚著，鐘禮平、陳龍安主編：《紅樓夢鑒賞珍藏本》，頁 149。

¹⁸ 原文：「秦鐘攬着來便摟着親嘴。智能急得跺腳，說着：『這算什麼呢！再這麼，我就叫喚了。』秦鐘求道：『好人，我已經急死了！你今兒再不依，我就死在這裏。』智能道：『你想怎樣，除非等我出了這牢坑，離了這些人，才依你。』秦鐘道『這也容易，只是遠水救不得近渴。』說着，一口吹了燈，滿屋漆黑，將智能抱在炕上就雲雨起來。那智能百般的掙挫不起，又不好叫的，少不得依他

情罵俏和經寶玉之口帶出的老太太房中一處，將一個姑子的情慾借人物對白、他人之口先行展現，而後站在作者視角直接陳述，就文本表達而言，其間主動性不言而喻。

(四) 卍兒

寶玉席間無聊想起寧府一房間內有一副美人畫像，便溜達着來瞧那畫上的美人，卻不想「剛至窗前，聞得房內有呻吟之韻。」¹⁹一時好奇，走進一看，只見「茗煙按着一個女孩子，也幹那警幻所訓之事。」²⁰對於卍兒與寶玉的貼身小廝茗煙偷情的描寫，雖然大膽但仍為側面描寫。且寶玉撞見之後，與茗煙對那個姑娘的名姓討論佔了很大篇幅，由丫頭卍兒情慾之事引出大段介紹足見。

(五) 多姑娘

第 21 回賈璉因祭祀禮儀搬出賈府，離了鳳姐在外熬煎。多姑娘本就有意於他，於是「今聞賈璉挪在外書房來，她便沒事也走三兩趟去招惹。」²¹多姑娘主動出擊引得賈璉饑渴難耐，通過心腹小廝與多姑娘相定相會之期。第 21 回的敘事可以說是《紅樓夢》中情慾描寫的最露骨的一段。不僅直接大膽地描寫二人性事過程中各自的細節情態，並配以第一人稱的感官性比喻來書寫在性事中的感受，在字裏行間顯示出多姑娘在男女角力之中無論是言語還是動作上的女性主導傾向。比如：媳婦「故作」浪語、賈璉卻是「豈能惜命」、「恨不得化在她身上」，²²對比十分明顯。

多姑娘的第二次出現是在第 77 回，她先是用相當直接的言語挑逗寶玉，「向寶玉道：『你一個作主子的，跑到下人房裏作什麼？看我年輕又俊，敢是來調戲我麼？』」²³，然後實施行動：「坐在炕沿上，卻緊緊的將寶玉摟入懷中。」²⁴；寶玉此時已經呆了，完全看不出當初引誘襲人調戲金釧時那點花花腸子了：「心內早突突的跳起來了，急得滿面紅漲，又羞又怕。」²⁵

對於多姑娘兩次關於情慾的描寫都十分大膽而且正面，言語和具體的肢體動作相結合，而且顯現出她的主動挑逗而男子反而屬於被調戲的一方，可謂真正「淫了男人」。這是一個久經風月完全不受束縛的女子，是一種最接近動物性的人欲最原始的主動性暴露。

了。正在得趣……」（曹雪芹、高鶚著，鐘禮平、陳龍安主編：《紅樓夢鑒賞珍藏本》，頁 150）此外，對於智能「又不好叫的」一語，脂批（庚辰）云：「還是不肯叫？」（同，頁 151）

¹⁹ 曹雪芹、高鶚著，鐘禮平、陳龍安主編：《紅樓夢鑒賞珍藏本》，頁 190。

²⁰ 曹雪芹、高鶚著，鐘禮平、陳龍安主編：《紅樓夢鑒賞珍藏本》，頁 190。

²¹ 曹雪芹、高鶚著，鐘禮平、陳龍安主編：《紅樓夢鑒賞珍藏本》，頁 216。

²² 曹雪芹、高鶚著，鐘禮平、陳龍安主編：《紅樓夢鑒賞珍藏本》，頁 216。

²³ 曹雪芹、高鶚著，鐘禮平、陳龍安主編：《紅樓夢鑒賞珍藏本》，頁 728。

²⁴ 曹雪芹、高鶚著，鐘禮平、陳龍安主編：《紅樓夢鑒賞珍藏本》，頁 728。

²⁵ 曹雪芹、高鶚著，鐘禮平、陳龍安主編：《紅樓夢鑒賞珍藏本》，頁 728。

（六）小紅（林紅玉）

第 24 回寫到，林紅玉因在寶玉面前顯弄，被秋紋等人一頓惡話搶白，心中悶悶的便半夢半醒睡在床上，不想昨日所見賈芸卻入夢來：「忽聽窗外低低的叫道：『紅玉，你的手帕子我拾在這裏呢。』紅玉聽了，忙走出來看，不是別人，正是賈芸。小紅不覺的粉面含羞，問道：『二爺在哪裏拾着的？』賈芸笑道：『妳過來，我告訴妳。』一面說，一面就上來拉她。那紅玉急回身一跑，卻被門檻絆倒。」²⁶到這裏，小紅的春夢就醒了。十五六歲的丫頭，少見年齡相當的生人，偶然見着，便開了情竇。對小紅，作者用含蓄的手法將這個少女的情慾表現為春夢一場，並且戛然而止于「拉衣裳」。自古便有所謂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一說，雖不用深究窮通理，但文本確實也從這個巧妙的角度表現了這個芳齡正好的小丫頭自覺的性覺醒。

（七）金釧

寶玉挨打的原因之一就是調戲金釧，文本中說道寶玉見了金釧就挪不開步了，打量王夫人睡着了，就把自己的香雪潤津丹拿出來，極其自然地往金釧嘴裏送，此刻，對於金釧的描寫極其值得關注：「金釧兒並不睜眼，只管噙了。」²⁷什麼樣的情況下，才能看也都不看就把別人遞過來的東西只管張嘴就含住？這個人一定算得上是親密關係，且這樣的舉動有可能不止一回。這個動作是有些曖昧的。金釧此時半夢半醒，這狀態是有隱含的性意味的。且尤其人在半醒半睡時動作最自然，金釧這「只管噙了」的動作未嘗不可看作是一種半無意識的條件反射，她的情慾也在這半無意識的動作中自然地展現出來。並且在寶玉逗她說要討她時，通過金釧之口說出另一個丫鬟的情事：「我倒告訴你個巧宗兒，你往東小院子裏拿環哥兒同彩雲去。」²⁸文本在敘事上不僅採用難以察覺的細節刻畫，並且借這個丫頭又帶出文中留白的隱含故事，可見用心。

（八）碧痕

那年晴雯跌了扇子，晚間寶玉來哄，讓晴雯同他一起洗澡，「晴雯搖手笑道：『罷，罷，我不敢惹爺。還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足有兩三個時辰，也不知道作什麼呢？我們也不好進去的。後來洗完了，進去瞧瞧，地下的水淹着床腿兒，連席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是怎麼洗的，叫人笑了幾天。』」²⁹這裏借晴雯之口將碧痕與寶玉洗鴛鴦浴的場景再現，一個文本提及了兩次的丫頭，也要通過他人之口，側面表現其情慾行為，可以看出整部作品對這個邊緣性群體的重視。

²⁶ 曹雪芹、高鶚著，鐘禮平、陳龍安主編：《紅樓夢鑒賞珍藏本》，頁 248。

²⁷ 曹雪芹、高鶚著，鐘禮平、陳龍安主編：《紅樓夢鑒賞珍藏本》，頁 302。

²⁸ 曹雪芹、高鶚著，鐘禮平、陳龍安主編：《紅樓夢鑒賞珍藏本》，頁 302。

²⁹ 曹雪芹、高鶚著，鐘禮平、陳龍安主編：《紅樓夢鑒賞珍藏本》，頁 308。

(九) 平兒

第 39 回湘雲借寶釵家的螃蟹做東，鳳姐因沒有吃盡興便讓平兒來多拿些回去，那李紈就將平兒留下吃酒了。「平兒一面和寶釵湘雲等吃喝，一面回頭笑道：『奶奶，別只摸得我怪癢的』」³⁰雖說將這一處歸在平兒名下，實則這是平兒與李紈之間由李紈挑起的一個發端。這裏平兒的處理很耐尋味。可以說成是感受到李紈非正常相處模式的撫摸而給出的台階，也可以理解為二人之前有過親密關係，但李紈這次當眾的行為實在不妥，所以平兒故意大聲以示清白。

到了第 44 回，鳳姐因賈璉與鮑二家的偷情遷怒平兒，平兒便去了李紈處過夜：「原來平兒早被李紈拉入大觀園去了」³¹；「平兒就在李紈處歇了一夜」³²。「早被」二字，曹雪芹寫得隱晦，但不難看出上次之後平兒與李紈的非一般的交流。學者王蒙曾在李紈摩挲平兒一節評論道：「洋人讀到這裏很可能想入非非。」³³這裏對於丫頭群體的之間的同性之愛，曹雪芹也有關懷，雖並未有直接定性的描寫，只隱約地提一提，但足見其不帶道德評判的人文關懷態度。

(十) 妙玉

《紅樓夢》中還有一位「欲潔何曾潔，雲空未必空」³⁴的帶發修行的姑子——妙玉（雖然處於正冊的位置，但皆因非賈家正經主子，也算作賈府的一個邊緣人）。妙玉雖為一個姑子但她的情慾卻從未減滅。第 41 回裏，妙玉「仍將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綠玉斗來斟與寶玉。」³⁵有常識的人都知道，自己日常喫茶的水杯不會每日清洗的，茶垢是個好東西，妙玉不可能不知道。且值得注意的是：這裏竟用了「仍」和「前番」二詞，可見妙玉讓寶玉喝自己的杯子並不是第一回了。就在當今，一個女孩子也不會隨隨便便讓一個男孩子用自己的茶杯，兩人之間熟到怎樣的地步才會這麼自然地拿對方的茶杯喝茶？這樣的舉動甚至可以算得上是間接接吻了。妙玉雖是帶髮修行，卻仍不能泯滅內心的火熱，且不說作為一介女尼，就只說是作為一個年輕女孩子，將自己的日常喝水杯子給一個男人用，其間情慾便不言而喻了。後來，不知是否妙玉也覺得自己的舉動不甚妥，於是畫蛇添足地加了一句：「獨你來了，我是不給你吃的。」³⁶脂批（靖藏）有云：

30 曹雪芹、高鶚著，鐘禮平、陳龍安主編：《紅樓夢鑒賞珍藏本》，頁 376。

31 曹雪芹著，成愛軍校輯：《《紅樓夢》七十八回匯校匯評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頁 327。

32 曹雪芹著，成愛軍校輯：《《紅樓夢》七十八回匯校匯評本》，頁 328。

33 曹雪芹、高鶚著，馮統一校注：《王蒙點評《紅樓夢》》，上冊，頁 540。

34 曹雪芹著，成愛軍校輯：《《紅樓夢》七十八回匯校匯評本》，頁 42。

35 曹雪芹、高鶚著，鐘禮平、陳龍安主編：《紅樓夢鑒賞珍藏本》，頁 396。

36 曹雪芹、高鶚著，鐘禮平、陳龍安主編：《紅樓夢鑒賞珍藏本》，頁 397。

「玉兄獨至豈真無茶吃？作書人又弄狡猾，只瞞不過老朽，然不知落筆時作者如何想。」³⁷被脂硯齋一筆點出妙玉不受修行之困的自主之情欲。

妙玉不獨這一處。第 63 回敘述：「遞與寶玉看時，原來是一張粉紅箋子，上面寫着：『檻外人妙玉恭肅遙叩芳辰』」。³⁸寶玉拿着這封自稱檻外人的祝壽帖，不知如何回帖署名，可巧遇上與妙玉半師半友的邢岫煙，向她請教，「岫煙笑道：『……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個什麼道理。』」³⁹邢岫煙本不是刻薄之人且與妙玉有半師的緣分，奈何說得這樣嚴重呢？一切都在那個被不經意描述的「粉箋子」上。這拜壽帖原是「薛濤箋」⁴⁰！妙玉將自己的情意表現在這桃花箋之上，其間曖昧不言而喻。這並非筆者胡思亂想，牽強附會，王蒙亦有此證：「通過岫煙之口，透露出妙玉對寶玉的某些特殊對待信息。」⁴¹妙玉這兩處，又是需要讀者細緻地閱讀且深思才能感悟。且都是正面描寫又兼敘事細膩，雖十分含蓄，但對妙玉的主動性很強的本能之慾可謂展露無遺。

（十一）鮑二家的

第 44 回鳳姐生日席間多喝了點酒，回家梳洗整妝，不料遇上賈璉在與鮑二家的偷情。王熙鳳叫住想去通風報信的丫頭，「走至窗前」，聽見他二人褒貶自己，說他是母夜叉。⁴²凡《紅樓夢》中寫到賈璉的情事都比較露骨，⁴³這是賈璉偷情的第二次描寫，雖也無對行動過程中的情態描述，但確確實實表現了下人媳婦與賈璉互相為滿足生理需要的偷情之慾，雖為最低俗的偷歡，卻也積極主動。

（十二）藕官與葯官、蕊官⁴⁴

第 58 回，寶玉偶遇藕官在園中燒紙幫其解圍并詢問為誰而祭，藕官讓寶玉去問芳官。芳官告訴寶玉祭的是他們一起唱戲的女孩子葯官，寶玉認為這是友誼也是應當的。芳官卻解釋：她們是臺上演夫妻，臺下假戲真做，是真切的同性之愛。⁴⁵這處也反映了這

³⁷ 曹雪芹、高鶚著，鐘禮平、陳龍安主編：《紅樓夢鑒賞珍藏本》，頁 398。

³⁸ 曹雪芹、高鶚著，鐘禮平、陳龍安主編：《紅樓夢鑒賞珍藏本》，頁 594。

³⁹ 曹雪芹、高鶚著，鐘禮平、陳龍安主編：《紅樓夢鑒賞珍藏本》，頁 594。

⁴⁰ 也叫「桃花箋」，溫庭筠有詩雲：「此情深處，紅箋為無色。」深情不可言盡，後來「紅箋」便成了一種意象，專指寫給情人的信箋。

⁴¹ 曹雪芹、高鶚著，馮統一校注：《王蒙點評《紅樓夢》》，上冊，頁 925。

⁴² 曹雪芹、高鶚著，鐘禮平、陳龍安主編：《紅樓夢鑒賞珍藏本》，頁 419。

⁴³ 寫賈璉與多姑娘、鮑二家的、尤三姐，都比較露骨。

⁴⁴ 此條算作三人。

⁴⁵ 原文是：「那裏是友誼？他竟是瘋傻的想頭，說他自己是小生，葯官是小旦，常做夫妻，雖說是假的，每日那些曲文排場，皆是真正溫存體貼之事，故此二人就瘋了，雖不做戲，尋常飲食起坐，兩個人竟是妳恩我愛。葯官一死，他哭的死去活來，至今不忘，所以每節燒紙。後來補了蕊官，我們見他一般的溫柔體貼，也曾問他得新棄舊的。他說：『這又有個大道理。比如男子喪了妻，或有必當續弦者，也必要續弦為是。便只是不把死的丟過不提，便是情深意重了。若一味因死的不續，孤守一世，妨了大節，也不是理，死者反不安了。』妳說可是又瘋又呆？說來可是可笑？」見曹雪

些女孩的感情和性苦悶，是一種在古代尤其被視為不合道德的扭曲的愛與欲，卻也是一份純情。藕官和菂官（以及後來的續絃蕊官）是真真切切的女同性戀之愛，這也是隱晦的欲，作品在敘述這樣的感情時，通過芳官之口說出她們在日常生活中也如同戲裏一般「溫存」，雖未正面描寫，卻不乏細小關懷。

（十三）秋桐

《紅樓夢》第 69 回對於秋桐與賈璉之間來龍去脈的描寫可以說是相當細緻。寧府秋桐一類丫頭大多嫌棄賈赦「年邁昏憤，貪多嚼不爛」⁴⁶，書中介紹秋桐也是那些丫頭中與賈璉眉來眼去只恨沒有入港的一個，可巧是賈赦竟將她賞給了賈璉。後來作品直接描寫二人之事：「真是一對烈火幹柴，如膠投漆，燕爾新婚，連日哪裏拆得開。那賈璉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漸漸淡了，只有秋桐一人是命。」⁴⁷這裏作品直接採用第三人稱全視角，直接突出其「眉來眼去」的主動行為，接連用了三個四字成語來渲染、展現秋桐的情慾，可謂大膽。

（十四）司棋

第 71 回的司棋與她姑舅兄弟潘又安在園子裏野合之事歷來被學者認為是彰顯司棋反抗性的重要情節。被鴛鴦撞見時，鴛鴦「只聽一陣衣衫響」⁴⁸，「只當她和別的女孩子也在此方便」⁴⁹想惡作劇嚇他，但司棋卻以為鴛鴦已然看見他的首尾了，連忙求其「超生」，鴛鴦也答應了他。

司棋是歷來被稱頌的具有反抗意識的和女性解放思想的角色，作品在此對她通過「一陣衣衫響」向讀者暗示其偷情之事，但並未就此結束，到了抄檢大觀園事情敗露之時，綉春囊和那封定情之書更是進一步展現其性格之勇敢與心性之大膽，且不以意識形態「反封建」論之，她對於情慾的大膽行為和自願及勇於承擔可謂自主。

（十五）傻大姐

前文已有提及傻大姐撿到司棋綉春囊一事。第 73 回，賈母的粗使丫頭傻大姐在園內撿到了司棋那晚慌亂間丟失的綉春囊，對於未解人事的她，我們不能用情或者欲去定義她，但不可否認，她確實有着本能的性好奇。撿到之後她想要拿去問賈母是什麼東西，半路卻遇着邢夫人，邢夫人告訴她這不是什麼好東西讓她不許亂嚷。「這傻大姐聽了，

芹，高鶚著，鐘禮平，陳龍安主編：《紅樓夢鑒賞珍藏本》，頁 553。

⁴⁶ 曹雪芹、高鶚著，鐘禮平、陳龍安主編：《紅樓夢鑒賞珍藏本》，頁 647。

⁴⁷ 曹雪芹、高鶚著，鐘禮平、陳龍安主編：《紅樓夢鑒賞珍藏本》，頁 647。

⁴⁸ 曹雪芹、高鶚著，鐘禮平、陳龍安主編：《紅樓夢鑒賞珍藏本》，頁 668。

⁴⁹ 曹雪芹、高鶚著，鐘禮平、陳龍安主編：《紅樓夢鑒賞珍藏本》，頁 668。

反嚇得黃了臉，說：『再不敢了！』磕了個頭，呆呆而去。」⁵⁰王蒙曾有評語云：「不傻也會隱匿」⁵¹作者故意讓傻大姐撿到綉春囊是因為她不會隱匿，因為她不懂，但傻大姐雖傻但是卻也是女人，正因為本能的好奇，讓「欲」外顯。傻大姐不加修飾的好奇與本能其實是園內所有青春期丫頭們的一個隱形寫照，也是由本能而發的自覺。

（十六、寶蟾）

寶蟾是薛蟠正室妻子夏金桂的陪房丫頭，「因薛蟠天性是『得隴望蜀』的，如今得娶了金桂，又見金桂的丫鬢寶蟾有三分姿色，舉止輕浮可愛，便時常要茶要水的，故意撩逗他。」⁵²「這日薛蟠晚間微醺，又命寶蟾倒茶來吃。薛蟠接碗時，故意捏他的手。寶蟾又喬裝躲閃，連忙縮手。……寶蟾說：『姑爺不好生接。』」⁵³雖是薛蟠有意于寶蟾，但也確實是寶蟾「輕浮可愛」的信息讓薛蟠接收到了。無論寶蟾是否是夏金桂用來對付香菱的工具，寶蟾的情慾是真實真切的。此處敘事已是正面的情慾細節描寫（薛蟠故意捏手，寶蟾「喬莊躲閃」），文本亦通過人物打情罵俏的言語，展現其情慾自主與自覺。

前文已經提到可以將這 18 個女孩子按照兩種方法分類，我們不妨從這兩類的比較中仔細分析。

從敘事手法上看，彩雲、碧痕、卍兒、司琪、藕官、葯官、蕊官 7 人的情慾表現是通過他人側面敘述（彩雲之事借金釧之口說出；碧痕之事借晴雯之口說出；卍兒之事借寶玉之口說出；藕官和葯官、蕊官借芳官之口說出；司琪更是借鴛鴦之耳聽見），剩下的 11 個則採用正面描寫。嬌杏和傻大姐此二人的情慾，只是作為「人」的自然之性的流露，對於「慾」這個詞作品未曾有過一絲敘述，甚至可以說只有通過讀者細細揣摩方能略知一二。即使這樣，作品仍然將「慾」呈現在細微處。其餘 9 個都為正面描寫，或在言語上表現，有的大膽直敘，有的用含蓄美化的詞語指代，或是借做夢或是寫信來表達，方式多樣，關懷全面。

再從有無實質性性關係的角度看，嬌杏、小紅、金釧、傻大姐這 4 人從本文的敘述來看是沒有未與人發生實質性性關係的，平兒、妙玉、藕官、葯官、蕊官書中並未給出明確信息，所以歸為模糊不清的曖昧關係之中，而剩下的 9 個丫頭，都是確切提到發生了性關係的：襲人在寶玉的央求之下初試雲雨情是回目就點明的；智能和卍兒都是正在進行時被寶玉撞見，卍兒也是被茗煙「按在那裏」；碧痕與寶玉一起洗澡一事是由寶玉叫晴雯洗澡而引出的，所以不難理解為碧痕也是被寶玉叫去一起洗澡的，這本沒有什麼，碧痕作為丫鬢服侍洗澡很正常，但「地下的水淹着床腿兒，連席子上都汪着水」，⁵⁴並且晴

⁵⁰ 曹雪芹、高鶚著，鐘禮平、陳龍安主編：《紅樓夢鑒賞珍藏本》，頁 681。

⁵¹ 曹雪芹、高鶚著，馮統一校注：《王蒙點評《紅樓夢》》，上冊，頁 1072。

⁵² 曹雪芹、高鶚著，鐘禮平、陳龍安主編：《紅樓夢鑒賞珍藏本》，頁 759。

⁵³ 曹雪芹、高鶚著，鐘禮平、陳龍安主編：《紅樓夢鑒賞珍藏本》，頁 760。

⁵⁴ 曹雪芹、高鶚著，鐘禮平、陳龍安主編：《紅樓夢鑒賞珍藏本》，頁 308。

雯拿他打趣說其他人不方便進去，這就有非常強烈的性意味了。鮑二家的和秋桐與賈璉更是不消細說，秋桐勾得賈璉把那二姐也拋擲腦後了；司琪更是自覺主動去園中私會；寶蟾則反僕為主，當眾調情；多姑娘就更是足夠大膽、遊刃有餘且完全佔據主動性了。這些丫頭們無論是有無實質性關係，還是通過何種手段表現其情慾，不可忽視的是，她們都是自覺而主動的，這與明清時代的小說敘事習慣和人文關懷密不可分。

四、明清情慾文化浸淫下的《紅樓夢》

當然，任何一部作品所表現的某種社會現象或者情感傾向都不會是空穴來風，《紅樓夢》對丫頭情慾的關注與自明代以來的盛行的情淫文化與性文學密切相關。

《紅樓夢》雖然通篇關乎一個「情」字，但目前為止，國內大大小小研究《紅樓夢》的學者都故意繞開這一特點，反而去更多地談它的社會意義、思想內容、風俗習慣、人物形象甚至與文學性毫無關係的服飾、吃食、建築等等，即使偶爾有涉足者，也是戰戰兢兢，大多模模糊糊從未展開過字斟句酌的詳細敘述，或者總是扣上「反叛」或是「反封建」的帽子。有學者指出，明清之際文人們大多喜歡用諧謔的方式來書寫身體與情慾，但《紅樓夢》中對丫鬟群體的情慾描寫卻沒有用這樣的手法（非丫頭群體中偶有涉獵，比如第 28 回薛蟠寶玉一行人行酒令做樂言語間的戲謔調笑），脂批則更是直接點明《紅樓夢》「重情不重禮」，⁵⁵中國文學作品對於情慾的描寫自《詩經》開始就已經出現。經過唐詩、五和兩宋的詞以及金元散曲，情慾描寫中的性描寫部分雖然已經得到了較為普遍的發展，但它畢竟是囿於詞、曲等幾種十分有限的文學體裁內。而到了明代特別是明朝中葉到清朝，小說、戲劇等文學作品全面興盛起來，又因其社會、文化、民俗、民情等多方面的綜合因素，使得情慾文學成為一種極為普遍的文類，形成了中國情慾文學發展的高峰。

明朝中葉之後，人性解放的思想對當時及其後的文學作品有着非常重大的影響，《金瓶梅》、「三言」、「二拍」，以及《牡丹亭》等作品皆是此文化氛圍下的產品，它們對清初重情小說的影響是巨大的，《紅樓夢》顯然也是受到此文化潮流影響相當深的一部作品。但在明朝伊始時，為控制知識分子的思想，統治階級承襲了宋明理學，科舉八股取士只能根據朱熹（1130-1200）所註釋的《四書》和宋儒註釋的《五經》命題，考生不得有自己的看法。所謂有需求就有供給，當選拔人才的制度不再需要創造性的思維時，讀書人（也就是當時的知識分子）在這種制度長期的禁錮之下，他們所創作出來的文學作品對於人性和人的情慾的表現與描寫也就被桎梏了。但極有意思的是，「明代統治者對廣大民眾實施禁慾政策，但他們自己卻縱情聲色，荒淫無度。」⁵⁶上有好者而下必更甚焉，久遭禁錮、潛藏在人們心底的慾望最後噴薄而發。與此同時，一些知識分子

⁵⁵ 陳慶浩：《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頁 256。

⁵⁶ 孫琴安：《中國性文學史》（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下冊，頁 258。

開始公開提倡人慾，對那些極度虛偽、戴着傳統道德大帽子的衛道者進行了猛烈的抨擊。

孫琴安指出，「大約從十六世紀中期開始，也就是從明嘉靖（1522-1567）、隆慶（1567-1573）年間起，特別是在萬曆（1573-1620）年間，一股強大的反傳統的哲學思潮和文學思潮席捲了整個明代社會。」⁵⁷而在這股強大的思潮當中頂風扛着大旗衝在最前面的是那個主張「童心說」的李贄（1527-1602），認為「如好貨，如好色」，⁵⁸人的本性是喜歡好的東西和好看的人。這種審美觀是人性本源，也是正常的慾望，沒有什麼要被指責和非議的。他雖然更偏向於唯心論認為的只要本心若明，即使一天拿千金也不為貪，一夜與十個女子發生性關係也不為淫，並且認為即使這樣也可以成佛證聖，本文不從價值評判的角度去批評其唯心論，只是去看由其推動的直抒性靈、不刻意隱瞞甚至主動描寫男女情欲的文學創作思潮確確實實影響了明朝中期之後的文學創作這一方面。自此之後的明代文學，「基本上也是以尊重人性和縱慾的態度來反擊傳統封建道德和禁慾主義的。」⁵⁹

在明代中後期涉及性與慾題材小說的興盛，與宋代以後城市經濟的發展和市民階層的興起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誠如孫琴安所說：「它們自產生的那天起，就滲透着市民階層的思想意識和審美情趣，涉及性或者性愛的問題，這似乎已成了中國小說、戲劇的內容和性格的一部分。」⁶⁰小說的興起打破了詩文陽春白雪的界線。詩文因為體裁格式的限制，或是創作主體受到森嚴禮教的約制，情慾描寫相對隱晦，不會進行大篇幅的細節書寫。相後，明中期以後興起的小說採用一種更為具體和詳盡的敘事手法描述了廣大群體的慾望，甚至在萬曆、天啟（1621-1627）年間，由於市民階層的進一步擴大，娼妓之風十分盛行，涉及性慾描寫的小說一度氾濫，出現了許多惡俗的、趣味低下的作品，⁶¹特別是各類豔事彙編的小說集，可以說明中葉之後涉及性與情慾的文學全面興盛起來。被許多學者認為對《紅樓夢》產生過巨大影響的《金瓶梅》就是此時期應運而生的作品。

不僅在明中葉之後，清初社會也繼續延續了這樣的淫靡之風。李自成（1606-1645）推翻崇禎皇帝朱由檢（1611-1644，1627-1644在位）的帝位後，清軍又伺機攻入北京城，而後又平定南明王朝，至此明王朝徹底滅亡。然而，統治階級的大變動並未影響到自明朝嘉靖、萬曆以來近百年之久的反傳統和人欲解放的文學思潮，「各種各樣的性文學和具有強烈的性描寫的作品，依然在社會上生產着，流傳着，氾濫着。」⁶²明末清初，大量類似《肉蒲團》、《巫山艷史》等敘述情慾的作品仍然源源不斷地出現，李漁（1611-

57 孫琴安：《中國性文學史》，頁 267。

58 李贄：《焚書》，卷 1，〈答鄧明府〉，轉引自孫琴安：《中國性文學史》，下冊，頁 267。

59 孫琴安：《中國性文學史》，下冊，頁 268。

60 孫琴安：《中國性文學史》，下冊，頁 268。

61 雖然《紅樓夢》這樣的嚴肅文學與之不同，但不得不說明中葉時期這樣的現象和文學革命對《紅樓夢》描寫邊緣女性群體的情慾產生了巨大影響。

62 孫琴安：《中國性文學史》，下冊，頁 420-421。

1680)、阮大鍼(1587-1646)等學者仍然用前朝李贄等知識分子所提倡人欲解放、不排斥文藝作品表現男女之性欲情事的文學主張。《紅樓夢》便是在這種文化浸淫下產生的。(大量史料可證《紅樓夢》一書創作於18世紀中葉,也就是清乾隆(1736-1795)初年。⁶³)

另一方面,與男性的縱慾意識相類似的是,艷情小說中對女性的慾望往往持開放的態度,⁶⁴這種態度尤其表現在女性對情慾的主動表達上。許多評論家關注到文學作品女主角的情慾(比如《金瓶梅》中的潘金蓮)問題,但對於作為敘事作品必要組成部分——一小角色的探究便明顯不足。

韓南(Patrick Hanan, 1927-2014)認為中國色情小說的女人比西方的更具攻擊性,也因此有破壞力。⁶⁵吳燕娜進一步指出:「除了男女要求滿足性慾以外,色情小說也描寫他們玩遊戲式地競爭,奪取性優勢。(通常男人最後失敗,或者性衰竭而死,或者引退,成為次要角色。)」⁶⁶這類作品中,女性的情慾主動性表達往往是高於男性。在男性主導下的父權社會裏,女性難有自我伸展的空間,她們的生命、生活完全依附在男性之上。她們的性慾「常在現實生活中被壓抑,這些作者就讓它在小說中發洩出來。」⁶⁷白話小說的男女間情愛總落於世俗層次,雖然這種展現方式不能突顯情愛的精神特性,卻能使「文學更徹底的進入人性的真實」。⁶⁸

與此同時,一些汙濫的色情小說因為要迎合中下層讀者,不免誇大描寫性慾。康正果指出在「三言」、「二拍」這類作品中,「敘事者更傾向於取悅讀者,而非自我表現……更精於製造虛張聲勢的感染力,卻很少顯示一個小說家獨特的洞察力。」⁶⁹這與《紅樓夢》截然不同,《紅樓夢》的情慾的描寫並不是一味地迎合讀者而是包含着作者獨立的判斷和「世事洞明」的處世態度。儘管作者也不免寫到一些有違倫理道德之事,但相比那些以此為主要內容的豔情惡俗小說,《紅樓夢》更專注的是對於形形色色人物之關懷,以一種關懷人性的角度敘事,而不是僅僅為了滿足讀者的某些快感。

《紅樓夢》對丫頭群體的關注,顯示了作者對這類社會邊緣群體,對每一個生命體,大到幾乎是半個主子的平兒、襲人,小到賈母的粗使小丫頭傻大姐的原始慾望都給

⁶³ 關於成書的具體時間並不是本文討論的要點,不作細緻討論,僅關心大約時代即可。

⁶⁴ 蔣繼華、吳加才:〈論明清艷情小說中的情慾〉,《韶關學院報》2009年第11期(2009年11月),頁17-19;又參蔣繼華:《媚:感性生命的欲望表達》(上海:學林出版社,2009),頁151。

⁶⁵ 韓南1997年未刊論文“The Erotic novel: Some Early Reflections,” pp.17-18,轉引自吳燕娜:〈中國色情小說中的婦女形象與性教育〉,載吳燕娜編:《中國婦女與文學論集》第一集(臺北:稻鄉出版社,1999),頁35。

⁶⁶ 吳燕娜:〈中國色情小說中的婦女形象與性教育〉,頁35。

⁶⁷ 吳燕娜:〈中國色情小說中的婦女形象與性教育〉,頁71。

⁶⁸ 樂蘅軍:〈浪漫之愛古典之情〉,《古典小說散論》(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4),頁225,轉引自康韻梅:〈「三言」中婦女的情慾世界及其意蘊〉,載性別文學研究會主編:《古典文學性別研究》(臺北:里仁書局,1997),頁237-238。

⁶⁹ 康正果:《重審風月鑒——性與中國古典文學》(臺北:麥田出版社,1996),頁215。

予強烈的人文關懷。還有學者提到，明清情慾思潮影響下的小說對於女性自主性情慾的關注顯得過於浮誇，這些小說「尤其喜歡把女主人公寫成永遠性饑渴的淫婦，女色情狂（nymphomaniac），或甚至『致命的妖婦』（femme fatale）。這些女人常因性方面不滿足而不顧廉恥地亂交，或與別的女人爭寵，或移恨於他人。」⁷⁰反觀《紅樓夢》對多姑娘的情慾描寫較之，這正是這部偉大的作品的難得之處。

許多研究者都曾提到，明中期以降的小說中女性自主意識愈加強烈，尤其突出表現在對情愛的敘述上。「『三言』對女性的情愛敘述有強烈的現實取向，充分表現了女性的情色意識，基本上是把女性置於一與男性平等的地位，正視了女性身體慾望的需求，在一個以男性為主體的社會體制下，發出了女性的聲音。」⁷¹明朝的「《如意君傳》也描寫一個很主動的女人自己去尋找性伴侶，而且一個男伴衰弱以後再去找另一個。」⁷²在這種肯定人的本慾的文化氛圍的熏陶漸染下，作者對婦女追求性愛也相當認同。比如《牡丹亭》中杜麗娘雖為閨秀，但其實自己也主動去尋求性愛。同樣的，上文所提的《紅樓夢》中的年輕丫頭們，大多也在主動尋找情慾的發洩機會，無論是表現為動作激烈、極為開放的多姑娘的婚內偷情，還是司棋作為一個未出閣的姑娘與其表弟的園中私會，亦或是妙玉更為隱晦的間接接吻和薛濤箋拜壽帖，都是這些女子正視自己情慾、主動要求表露的表現。

康韻梅提到「三言」中的女性自主性情慾表露有六大分類，分別是：未婚少女的慕色生情、怨婦的空閨難守、寡婦的春心難捺、淫婦的銜色情放、妓女的真情自立和尼姑的沉湎欲海六個大部分。這雖然這在《紅樓夢》中不能完全適用，但對於她所提到的幾種人，《紅樓夢》在描述丫頭這種邊緣群體時，如有情欲部分基本都有涉及；康韻梅所提到的怨婦，假如一定要找一個與之對應的角色來看，就是作為通房大丫頭的平兒。平兒雖是一個可以與賈璉發生關係的、處於丫鬟與姨娘之間的通房大丫頭，但因王熙鳳的善妒，我們不難從字裏行間看出平兒雖然嫁給了賈璉，但很少與之發生性關係；寡婦一角暫無涉及，淫婦可以包括多姑娘和鮑二媳婦兩人，尼姑包括水月寺的智能和代發修行的妙玉，剩下的都是未婚的少女丫頭們。不論是已婚的未婚的還是本應與塵世決絕的，這些女子所表現出來的情慾大多帶有主動意味，只是主動性傾向大小的問題，這對於展示《紅樓夢》的無意識形態和價值批判的開放態度的顯示，具有重要意義。

另外，有學者還認為這股風潮對於被禮教壓迫得太久的人們羞於提及的性教育還有重要作用，認為情與性的文化發展也有互動關係。例如高羅佩（Robert Hans van Gulik, 1910-1967）認為：「大約 1570 年始，南京『沉溺於風流浮華中』。學者的文化生活，包括性風尚，成為文人畫家談論的題目，所以產生了春宮畫。」⁷³《紅樓夢》中被傻大姐撿到的綉着春宮圖的司棋的荷包就是這一觀點的很好體現。當時雖然重視人本之情慾的思

⁷⁰ 吳燕娜：〈中國色情小說中的婦女形象與性教育〉，頁 43。

⁷¹ 康韻梅：〈「三言」中婦女的情慾世界及其意蘊〉，頁 269。

⁷² 吳燕娜：〈中國色情小說中的婦女形象與性教育〉，頁 36。

⁷³ 吳燕娜：〈中國色情小說中的婦女形象與性教育〉，頁 34。

想在文人之中盛行，但即使在今天我們對於性的教育也很匱乏，司棋的綉春囊不得不說可以算得上是一種性教育，她的表弟通過私贈香囊以約會司棋不得不說有某些提前做功課的意思在，但在當時顯然還沒有被認識到，不然這不會成為抄檢大觀園的導火索。就是在當今許多已經存在着的東西仍被視為洪水猛獸，羞於談及，甚至閉口不談，但反而許多人的性啟蒙都是從這些被禁止的東西上得到的，如此缺乏引導，屢禁不止，凡類種種之怪現象值得研究。

《紅樓夢》中的丫頭情慾的自覺性與主動性展現，並非瑣碎，作品中的每一處關懷都顯示出其群體性意識和特徵，當然，這也與當時的文學潮流密不可分。對丫頭這個邊緣群體的關照，顯示出作品不帶價值取向的胸襟和人文關懷，人之原慾在邊緣群體身上的主動性顯露也得到重視。